

关注暑期儿童安全

社区能否为暑期儿童加道安全锁

社区能否为暑期儿童加道安全锁

——本报记者五里桥街道、石门二路社区暑托班调查

本报记者 宋宁华 姚丽萍

24小时里,本市连发两起未成年人独自在家导致的坠楼意外,两个孩子身亡一个重伤。血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明晰了家长的监护责任,而暑期未成年人安全和看护的话题,也需要更深入的探究。

把孩子单独留在家,安全堪忧,送到民办暑托机构,费用不菲而且可选择的少——父母都工作又没有老人代管的,的确很为难。这时候,社区能否出面组织公益暑托班?已经组织暑托班的社区如何运作保安全?这类社区暑托班在全市推广有什么困难?本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。



■ 五里桥街道公益暑托班里,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吹口琴

本报记者 周馨 摄

五里桥街道“公益暑托班”

上午8时20分,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活动中心,暑托班要开始了。老师张严站在教室门口,迎接他的42名学生,一一点清了人头,交代各种事项。

为每个孩子买意外伤害保险

12岁的支瑶从教室里跑出来,有点兴奋,开学就要读5年级了,这个暑假她还是第一次上暑托班。

放暑假前,班主任问她是否愿意去上社区暑托班。支瑶的爸爸妈妈都是外来务工人员,妈妈在一家公司里做保洁工,爸爸做健身服务,“放假时白天一个人在家,不好玩,还是上暑托班吧。”支瑶告诉记者,暑托班的42名孩子都是小学生,跟自己年龄差不多。

据统计,这个暑托班里像支瑶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到了一半,“街道开免费的公益暑托班,就是想为社区低收入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。”五里桥社区暑托班的项目牵头人夏振礼说,放暑假前,街道内的小学和19个居委会都会统计要来上暑托班的孩子。

今年,暑托班办一个月,每天上午半天开班,经费由街道和社区学校分担,为每个孩子平均投入100多元;“此外,暑托班为每个孩子都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”夏振礼说,有了保险,家长们也放心。

8年里老师流失了一半

暑托班要办下去或者推广到其他社区,管理人员短缺是一大瓶颈。8年前,五里桥街道有

一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

社区学校,学校老师来自区内各个学校,到社区学校后专门承担社区的终身教育,为居民提供各种兴趣教育服务,音乐、美术、书法,都有,也包括暑托班。

“开始的时候,暑托班的老师有近20人,目前只剩下了10个人。”张严说,每年都有老师退休,却没有新人补充进入社区学校,暑托班的老师也就连年减少,管理人力不足,恐怕是将来暑托班遇到的最大问题。

除了师资,午餐也曾是让人纠结的问题。前几年,暑托班里有午餐的,但后来因为其他的暑托班出了食品安全问题,这里的暑托班也只好停止了午餐供应——毕竟,暑托班条件有限,盒饭都由外面供应,安全保障无法做到“百分百”。

石门二路社区暑托班

今天上午,记者在静安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楼看到,近30个孩子正在SUN-NY快乐营里参加暑托班。和商业性暑托班动辄数千元的收费相比,由于是街道委托社会组织管理,收费相对便宜,每人每月1500元,招生通知还没发出,已经收到了10多个学生家长预约,报名一周就全部满员。

不以盈利为目的

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“华爱”)负责人介绍,和一般的暑托班不同,由于街道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,委托社会组织管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,所有的暑托班全部收支两条线,进入街道账户。暑托班属于华爱的特色项目,不以盈利为目的,更有利于对孩子进行品格、素质教育,并培养实践能力。

记者拿到了一份暑托班的课程表,每天包括暑假作业、晨读三字经或英语、运动、开明国语课本、安全生活小行家、汉文化、音乐哆来咪、七巧板等课程。据介绍,暑托班还充分挖掘社区资源,请来外国语小学的老师讲授趣味英语、社区外籍居民和学生情景对话;请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音乐剧专业演员辅导孩子,排练的音乐剧

街道购买服务委托社会组织管理

将在“结业式”上演出。

收支平衡靠政府支持

对许多家长而言,把孩子送到暑托班就为图个安心,如何确保这个目标呢?

据了解,暑托班的孩子每天要在这里吃一顿中饭和点心,都是街道托老所送来的,确保食品安全。为了防止孩子发生意外事件,所有志愿者都要接受至少两次培训,包括孩子上洗手间也要统一排队,洗手间里面、门口、走廊上各安排一人。所有参加暑托班的孩子衣服上都挂上统一的营徽,活动中心前门后门都有保安,防止孩子自行跑到户外。在暑托班报名时,还推荐家长购买学生假期意外险,每份20元,多数家庭都购买了保险。

有关负责人表示,现在石门二路暑托班里多数是本地居民或者外来的白领、“金领”,外来务工者的孩子比较少。为此,华爱在本市共开设了5个暑托班,其中在浦东、松江开设的暑托班,许多孩子来自外来务工者家庭。浦东的暑托班有一年最多招收了100名学生,可见需求之大。但是,由于暑托班对场地硬件要求较高,最好有1间教室、1间活动室、1间午休室,如果按

照市面价格租地方往往价格不菲。考虑到不同年龄孩子的学习能力不同,最好进行分班化管理,需要较多管理人员和志愿者。可是如果价格太高,外来务工者家庭往往难以接受,要是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,很难实现收支平衡。

破公共服务“瓶颈”

家有儿子的徐女士郁闷地对记者表示,因为没有老人看管,过去一放暑假,就把孩子送到当地街道办的暑托班,老师正规且放心。但今年一问,却得知暑托班被“叫停”了,因为街道属于事业单位,不允许开办收费服务。

这样的情况,在本市许多地方都已出现,如何突破制度“瓶颈”?记者了解到,静安区出台了《静安区社区自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鼓励驻社区单位和社区服务类、公益性、互助性等社会组织主动、有序参与社区自治各项工作。通过自治项目的实施,协调解决社区中的矛盾和问题,形成自治品牌加以辐射。政府部门则强化对社区自治经费、人员的资源保障,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公益招投标等方式,为老百姓提供像暑托班等更多既“贴肉”又受欢迎的公共服务产品。

5. 在泳池边不奔跑追逐,不嬉戏玩耍,不推人下水,不在浅水区跳水。

6. 发现有人溺水时,立即大声呼救或打110请求支持,未学过水上救生,不贸然下水施救。

7. 若在水中发现自己体力不足或遇到抽筋等突发状况,立即举手并大声求救,等待救援。

本报记者 陆梓华

不熟悉都市生活又缺乏父母照管

『小候鸟』暑假安全教育不应遗漏

每到假期,坠楼的、溺水的、人身受到伤害的,大多为家长疏于照管而独处的孩子。那么,每个家庭、社区和相关

事故原因相近

从几起坠楼事故来看,存在着几个共性的问题。比如,孩子的年龄多为学龄前或小学低年级,发生事故时家里又正好没有其他成年人在照看,家长的脑海里根本没有不应该把低龄孩童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的概念,等等。尽管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人的职责有过明确规定,但操作上仍存有难度。

在有些国家,如果家长单独留幼小的孩子在家,邻居会报警,警察也会上门干预,情节严重的甚至会剥夺家长的监护权。今年4月,广州市在提交审议的《未成年人保护规定(草案)》中,就特别列入了一条新规,未满10岁的儿童不能让其独处,也不得交由未满16岁的人代为照顾。对此,上海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协调处处长蔡伟民说,将来本市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时,不妨也可以列入相应条款,规定多大岁数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一人留在家中没人照管。

假期管理真空

据了解,有些幼儿园会在暑假里为家里没人带的孩子提供暑托班。同样,郊区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看护点,也会在暑假里照常开放,但大部分孩子的暑假仍是在家庭里度过的。闵行区教育局副局长何美琰说,各个社区都会在暑假里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,但大多是每天安排一定人数参加活动,限于人手、资金、场地等因素,很难让每个孩子“全日制”地在社区活动室里生活和娱乐。

而在蔡伟民看来,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存在。“每年本市在布置假期青少年工作时,都会十分强调要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孩子的安全教育,并要求学校和街道、乡镇创造条件为这些农民工孩子营造安全、快乐的假期生活。”蔡伟民说,问题是每到暑假都会出现一个“小候鸟”现象,即有一部分孩子平时是在农村当“留守儿童”,到了放假时便到上海来与打工的父母团聚。这些孩子往往是城市假期管理的“真空”,他们不受沪上学校的管理,相关的安全教育也很难落实到他们身上。而且,他们的父母每天都要为生计奔忙,很少有时间陪伴在子女身边。这些初来乍到的孩子,由于不熟悉大都市的环境和生活特点,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。因此,各街镇、居(村)委会应当尽量了解一下暑假里本辖区飞来了多少“小候鸟”,并提醒他们的家长务必给这些新来的孩子更多的关心和安全教育。本报记者 王蔚

“彩虹救生圈”向青少年发出安全倡议

每年暑期,溺水都是威胁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。“彩虹救生圈”2013年上海青少年暑期防溺水自护集中行动今天举行,向青少年发出暑期防溺水自护行动倡议书——

1. 到正规的有救生人员看守的游泳场所游泳。

2. 不到无人看管的江河、池塘等野外水域嬉水或游泳。

3. 注意观察游泳场所的水深及安全标识,不冒险到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泳池游泳。

4. 游泳前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,穿好游泳专用衣物下水。